



苏轼与海南:寄生西蜀州的僇耳人

潘玉毅

如今的海南是旅游胜地、度假天堂。每年冬天一到,游客像候鸟迁徙一样,将海南作为首选之地。但在几百年甚至千年以前,海南却是“蛮荒”的代名词,与江南富饶之地不可同日而语。唐人杨炎曾作《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一诗:“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因为地处偏僻,古代海南用来流放犯人,忠臣也好,奸臣也罢,一旦失势,海南往往是他们最后的归处。

苏轼被流放儋州之时,年已六十有二,胡子都已经白了,“垂老投荒,无生还之望”,所以他已做好了客死异乡的准备,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理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告墓,次当告棺,乃留手书于诸子,死则葬海外。”但这悲伤只是暂时的。对于苏轼来说,人生没有绝境。正如他在坐船驶离前,与弟弟苏辙匆匆一晤,写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显然,他已经准备好了坦然面对一切。

关于苏轼在海南的这段历史,《宋史·苏轼列传》里用了72个字作阐述:“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僇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僇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僇人运甕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父老游,若将终身。”史家笔法用墨极简,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出一些眉目来:儋州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僇人待苏轼极其友善,苏轼的豁达本性不改,苦中亦能得其乐。

苏轼父子抵达儋州后,昌化军使张中敬重苏轼的为人,腾出官舍让其居住,不意被上官闻知,严词苛责,并将苏轼父子赶了出来。幸运的是,无处容身的苏轼遇到了友善的黎族同胞,他们在桄榔林中为其盖了一间茅草屋,并送来粮食和蔬菜。正因为有此经历,后来当别人问及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居士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由于条件所限,苏轼父子所住的茅草屋并不牢固,遇着秋雨绵密的日子,屋外若下大雨,屋里必下小雨,只得挪屋,从东屋挪到西屋,又从西屋挪到北屋,甚是狼狈。此时,别说居室内有竹无竹,便是米缸里有米无米也顾不得了——但苏轼并不以此为苦,待得雨霁天晴,这些经历反倒成了他与友人说笑的谈资。

苏轼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苏轼到来之前,儋州的老百姓取露天积水和滩涂海塘里的水饮用,以致常年患病。而苏轼在杭州、苏州等地治水颇有心得,为了解决当地百姓饮水问题,他亲自带领乡民寻找水源,并在城东泉水喷流处开凿了一口水井,让人们喝上了甘甜可口的井水。为了纪念他,人们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

苏轼还很重视农耕,他劝当地人狩猎之余,播种水稻增加粮食产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有《减字木兰花》词云:“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

海上。便巧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是一个妙人,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少时“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此番贬官海南,长途跋涉,没有带书,想读书的时候只能向当地人借。除了自己读书,苏轼还不忘带着当地人一起读,他在张中和黎族读书人家的帮助下开设学堂,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硬生生地在“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的蛮荒之地培养出了一批饱学之士,引得海内外名士纷纷慕名而来。

如果说“南包公”海瑞是海南原著民的翘楚,那么苏轼则可算作“新海南人”的代表。与每一个来了就急着离开的人不同,苏轼在最初的时候可能也曾有过怨念,生恐客死异乡,但最终他将渡海前“海南万里真吾乡”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并为了让这个第二故乡变得更美好而不遗余力。所以,如今这个椰风飘荡的海中岛屿,是海南人的海南,也是苏轼的海南。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临行在即,看着日日前来相送的百姓和友朋,苏轼心中感慨万千,遂作《别海南黎民表》一诗,表达他对这个流放之地以及流放之地的人民的感念,诗云:我本僇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同学群里,有人发了一个短视频:70、80后的美好回忆。视频的画面是昏黄旧时光的色调,里面的内容都是多年前孩子们玩的一些游戏,丢沙包、踢毽子等。大家纷纷感慨,小时候的时光真的太美好了,可惜无法重来。

同学小叶说:“怎么无法重来?如果你说的话,可以把时光做旧,去旧时光里旅行。旅行无需去远方,在旧时光里旅行,也能找到诗意。”

小叶告诉我们,她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父母所在的小山村小住几天。那个小山村,保留着原生态的美好。原汁原味的山川草木,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因为偏远,外面的繁华喧嚣世界并没有打扰到那里。小叶说,回到小山村,感觉回到了上个世纪一样。并非小山村多么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跟之前比有了极大提高,只不过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不大,小山村的的气质风貌也如当年。

在小山村小住的时候,小叶会关掉手机,暂时切断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早晨她在鸟鸣声中醒来,听到老父亲在院子里不紧不慢地打扫着,那种节奏缓慢的声响让她觉得恍然回到了小时候。接下来,她陪父母吃一顿顿天然的早饭——食材都出自自家菜园,自给自足一向是山村人的生活特征。白天的时候,她在山间走一走,重温当年走过的山路,寻找儿时失落的记忆。山依旧是当年的样子,时光不曾让山河改变容颜。晚上,一家人在一盏电灯的陪伴下,围坐在一起聊天,颇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感觉。聊着聊着,就觉得几十年的时光都被压缩了,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

小叶用把时光做旧的方式,给我们这群中年人上了一堂怀旧课。怀旧不是沉湎旧人旧事,而是让自己重回温情时代,既能享受当下的幸福,也能回味当年的快乐。在旧时光里旅行,乘着岁月之舟回溯到你启程的地方。那样的时刻,你会觉得一颗心被什么东西温柔击中了一般,溢满了温馨和幸福。

当你在生活的浮躁和喧嚣中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妨把时光做旧,去旧时光里来一次旅行。让生活古老的色调中,在缓慢的节奏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把时光做旧

马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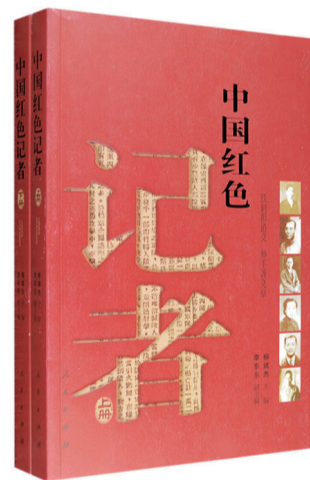


大家风采

赤诚秉笔写春秋

重读《中国红色记者》

钟芳



期著名的报人,当时他隐藏中共党员的身份,以如刀的快笔为受压迫者发声,讨伐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他首创的新闻编译社是我国最早的通讯社之一。他著书立言,培育了大批的专业人才,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他自筹资金创办的《京报》被后人称作“一张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为激励报社同仁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在编辑部悬挂了一幅自己手书的四字条幅:“铁肩辣手”。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将“妙”字改为“辣”字,意即《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邵飘萍在五四运动期间的表现,深为当权军阀所不满,被军阀政府逮捕。临刑前,邵飘萍拱手说了句“诸位免送”,随即英勇就义,用生命诠释了红色报人的铮铮铁骨。

李大钊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6年,李大钊赴京创办《晨钟报》,撰写了题为《晨钟之使命》的发刊词,留下了一段振聋发聩的名言:“《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之矣。”李大钊秉持着铁肩担道、晨钟长振的办报理念,宣传先进思想、传播革命

理论,推动社会进步,唤起民众觉醒,让马克思主义传遍了中华大地。

《中国红色记者》全书的时间跨度超过两个世纪,作者以朴实、流畅的文字,真实精彩地再现了邵飘萍、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夏衍、邓拓、穆青、范敬宜、郭超人等彪炳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册的54名红色记者的职业生涯。对每一名记者的介绍,分为评传、代表作品、作品赏析三部分,并配有一幅他们本人的照片。评传精辟地概括了这些记者在新闻宣传领域独特而卓越的贡献,详细地记叙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代表作或为影响深远的思想领域的作品;或为秉持新闻记者的职业信念写出的影响一个时代的优秀新闻作品;或为人们所熟知的摄影作品。每个作品后面都补充有对作品背景的剖析,使我们在重温这些作品时,仿佛又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重温党的新闻事业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让我们认识到新闻工作者的艰辛以及他们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需要记者敏锐真实、热情勇敢的记录和呼吁。

本书最大的亮点是资料翔实、图文并茂、人物形象丰满,结构严谨,有张有弛。一篇篇报道、一张张图片、一个个故事,来源于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充满着深厚的情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客观生动地描绘了中华民族强大、富裕起来的宏伟画卷。他们虽已辞世,但精神风范长存。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余辉煌历程,中国红色新闻也走过了同样辉煌的奋进历史。一代代的新闻人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他们铿锵有力的印迹。回首往昔,岁月峥嵘;展望未来,心潮激荡。作为强国建设的接班人、民族复兴的建设者,我们应从这些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身上找寻记者应该继承的品质和精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心用情用功书写时代。



《冬景如画》李海波/摄

一碗乡愁

尹晓华

漂泊在外的游子,总会在他乡的餐桌上,想起家乡的饭菜。想家乡菜了,就是想家了,想家了,就是想母亲了。

乡愁是家乡饭菜的味道,乡愁是母亲的味道。乡愁,淡淡的,像那老屋灰瓦上的炊烟,飘过一缕一缕,都是温暖的人间烟火;乡愁,浓浓的,像那院角大缸里的酸菜,烧成一碗一碗,都是醉人的乡村美味。

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都会用青菜来腌酸菜。每当冬季的时候,也是“菜荒”的时候。这个时候,母亲便把砍下来的青菜理好。青菜头切片晒成菜头干,留在来年春天吃;老了、泛黄的叶子剁碎晒干,以备喂猪之需;尾部较嫩的叶子则摘下来,腌成酸菜,作为当下“菜荒”时的应急菜。

三十多年前,我在镇上念书,离家有十几里的山路。每次去学校,得自带一个星期的菜。冬季,母亲做的酸菜就成了我饭

盒里的主打菜。母亲为了不重样,每个星期就像变戏法一样,烧出不同口味的酸菜。日子久了,酸菜的味,就在我心里烙下了印记。以至于多年后再回到家乡,我一口就能分辨出,哪一碗酸菜是母亲做的,哪一碗不是母亲做的。

离开小镇后,我去了更远的城市打工。离家更远了,离母亲也更远了。每次打电话,母亲都会说:“华仔,你要多吃肉,不要把自己饿瘦了。”我说:“妈,肉哪有您做的酸菜好吃呀。”母亲是吃过很多苦的人,也许在她心里,能吃上肉,似乎就是最好的生活。她哪里知道?现在这稀松平常的肉,哪里有浸润了数十年乡愁的酸菜好吃呀。母亲以为我是打趣的话,只是呵呵一笑。而我,却是陈述实情之言,每每说完,就会生出万千思念。

当然,无论母亲是真打趣也好,还是假装打趣也罢,她都会在

我回家时烧一碗酸菜。而我,也会在母亲温暖的微笑里,如当年的孩童般,把一碗酸菜一扫而光。只有这种味道,也只有母亲面前,似乎在外漂泊时所有的烦恼,都会被一扫而空。

有人说,乡愁是家乡的山水和食物给喂养出来的。我想是的,乡愁是脑海中家乡山水的模样,乡愁也是家乡的一道酸菜。它让漂泊的游子在梦中能够找到安歇的地方,也让游子在尝尽生活的苦时,有一种家乡的味道,能够给予舌尖和心灵的慰藉。乡愁里有家乡的白月光,乡愁里也有母亲温暖的味。

早些天,我在菜地里摘回来一捆青菜,然后打电话给母亲,询问了酸菜的腌制方法。

晚上,我把腌好的酸菜拿出来,学着母亲当年的手法炒了一碗。屋子里弥漫着诱人的“酸气”,那是温暖的人间烟火,那是醉人的乡村美味。